

《红楼梦》情感讲述 语词的叙事功能

曹诣珍·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情感讲述 语词的叙事功能

I207.411
247

曹诣珍·著

兒命已入黃泉 須要退步抽身早
骨肉 一帆風雨路 年 把骨肉
不知何為古今 情何為風月之債
不料早把些邪廬 招入膏肓當下
四額對聯一時看不
春感司秋悲司看了
使得仙姑道此各
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听了
在此司內署隨喜 罢了宝玉
批房但行靈鳥驚庭樹將到時
听环珮之鏗鏘靨笑春挑兮
迴風舞雲珠翠之輝 兮滿
飛若易成眉頰笑方將言而未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叙事功能 / 曹诣珍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308-14894-8

I. ①红… II. ①曹… III. ①《红楼梦》—叙述学—
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2965 号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叙事功能

曹诣珍 著

责任编辑 周晶晶

责任校对 王荣鑫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3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894-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25171）

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消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烟灼文
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
枕房但行霞鳥驚庭樹將到時
听环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
迴風舞雲珠翠之輝兮滿
飛若揚蛾眉頻笑兮將言而未
消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烟灼文
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
映池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沿其
生偏又遇着他 若說有奇緣如何心
一丁空勞牽掛 一丁是水月中
能有多少泪珠兒 怎經得秋流到冬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红楼梦》语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1)
第二节 “情感讲述语词”的界定	(13)
第三节 研究价值和意义	(20)
第一章 文学情感与“讲述”	(29)
第一节 “作家可以闯入作品” ——情感可以“讲述”	(29)
第二节 同是一种修辞 ——“展示”也是一种“讲述”	(39)
第三节 “小说家的用武之地” ——小说的情感需要“讲述”	(43)
第四节 “绝对的快乐和痛苦” ——传统情感结构适宜“讲述”	(49)
小 结	(53)
第二章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构成	(54)
第一节 单音节情感讲述语词的构成	(55)
第二节 联合式情感讲述语词的构成	(69)
第三节 主谓式与动宾式情感讲述语词的构成	(84)

2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叙事功能

第四节 偏正式与动补式情感讲述语词的构成	(88)
第五节 情感讲述语词的歧义结构	(97)
小 结	(102)
第三章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涵义	(104)
第一节 情感讲述语词的形象义	(105)
第二节 情感讲述语词的情感义	(133)
第三节 情感讲述语词的语体义	(142)
小 结	(148)
第四章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人物描写功能	(150)
第一节 外貌描摹功能	(151)
第二节 言语描写功能	(156)
第三节 行为说明功能	(162)
第四节 心理刻画功能	(166)
小 结	(173)
第五章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情节功能	(175)
第一节 因果的规定	(177)
第二节 “意外”的制造	(184)
第三节 “悬念”的强化	(188)
第四节 视域的切换	(192)
小 结	(195)
第六章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寓意功能	(197)
第一节 情之基点:“不忍”	(198)
第二节 情之基调:“愁”	(207)

第三节 情之特质：“痴”	(212)
第四节 情之归结：“梦幻”	(217)
小 结	(224)
结 语	(226)
附录：《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列表	(231)
参考文献	(239)
关键词索引	(254)
后 记	(255)

绪 论

第一节 《红楼梦》语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①自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红楼梦》程高本问世以来，“红学”便呈现一派热闹气象。文人学士或感于痴情“泪涔涔下”^②，或为褒贬人物“几挥老拳”^③，或索隐，或考证，或探讨哲理……相形之下，语言研究可算是其中的一片清冷之地。本书将着力于考察《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叙事功能，而对这部分语词的探讨，通常被归属于语言研究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先就《红楼梦》语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作一番系统的梳理。

对《红楼梦》语言的探讨，早在曹雪芹属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脂砚斋、畸笏叟等作者的戚友，在参与《红楼梦》创作活动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评点。这些评点，有不少已经直接或间接涉及了《红楼梦》语言的研究，给后人以丰富的启示。但是，总的来看，它们还只是感悟式的零金碎玉，与我们今天所谈的文学语言研究，仍有很大的距离。脂评以下，有关《红楼梦》的批点、杂评层出不穷，却鲜有对其语言的分析。偶有论及，也只是

① (清)杨懋建：《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清光绪十二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第34页。

② (清)潘德舆：《金壶浪墨·读红楼梦题后》，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1页。

③ (清)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十一“许伯谦”条，上海：昌明书局石印本，1913年，第13页。

一些极为概括的赞叹或品评。

1921年,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宣告了“旧红学”的结束,“新红学”的开始。由于专注于作者及版本的考证,以及后四十回高鹗续书的真伪得失的考订等,学者们依旧没有对《红楼梦》的语言投注较多的目光。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略有论及,但仍然是片语短简,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据顾平旦主编的《〈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统计,1921年至1949年间,《红楼梦》研究论文共有523篇,其中探讨语言的仅得15篇,占2.9%。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成就最高的当数李辰冬的《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一文。该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6日和12月3日的《国闻周报》,后来成为他的《红楼梦研究》(正中书局,1946年)中的第五章。文章第一次以学术分析的眼光,全面、切实地探讨了《红楼梦》语言的风格和成就,在相关研究史上,堪称是继往开来的力作。

1950年至1978年是“红学”研究的特殊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虽然篇秩浩繁,真正从学术角度出发的却不多。反映在《红楼梦》语言研究上,主要表现为相关论文只有15篇,仅占总数1880篇的0.8%(据《〈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统计)。1963年,钟敬文先生不得不遗憾地称这方面还是“未触动或只动过几下锄头的地方”^①之一。相形之下,海外“红学”人士对于《红楼梦》语言研究似乎要更为敏感一些。《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中的《日本〈红楼梦〉论文篇目索引》,收录了1945年至1978年间日本研究《红楼梦》的论文94篇,其中专论语言的就有13篇,占总数的13.8%,远远超过国内同期比率。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两篇从理论角度探讨《红楼梦》语言的文章。一篇是殷孟伦的《略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语言艺术的认识》(《文史哲》1955年第2期),简要探讨了曹雪芹对语言艺术的理论见解。另一篇是邢公畹的《〈红楼梦〉语言风格分析上的几

① 钟敬文:《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个先决条件》(《南开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从语言学、风格学和文艺学的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红楼梦》语言研究的任务和方向,高屋建瓴,颇具启迪意义。结合当时的学术环境来看,尤显可贵。

时至20世纪80年代,犹如春回大地,文学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研究者一旦抛掉了戴在脖子上的枷锁,解掉了身上沉重的包袱,思想便开始活跃起来了。就像沉埋已久的潜藏能量,一下子爆发出来了。”^①据《〈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仅1979至1982年四年间,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就达1972篇,几乎相当于前期同类文章的总和。相应地,在语言研究这一领域,由于海内外学者的倡导,以及西方语言哲学理论的影响,情况也有了极大的改观,四年间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93篇左右,约占总数的4.7%。1985年,卢兴基、高鸣鸾两位学者完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一书的编纂时,不禁欣慰地说:“我们看到,在学者们曾经动过几下锄头的地方,现在已经结出了丰盛的果实。”^②这一良好的发展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时至今日,可以说,《红楼梦》语言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新的探讨需要蓬勃展开,而作为基础,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必要被很好地整理。综观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相关研究虽然存在面广、点散的特点,但是总的来看,重心主要还是落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风格评析

《红楼梦》语言风格评析,主要是指从风格入手,对《红楼梦》语言的特点和成就加以评析。这恐怕是《红楼梦》语言研究中最经久不衰的一个方面。相关探讨,在脂评中已经多有体现。归纳起来,脂评大致已经识见了《红楼梦》语言以下的风格特点:

① 杜景华:《八十年代红学研究述略》,《学术交流》1994年第6期。

② 卢兴基、高鸣鸾编:《〈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前言》,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年,第2页。

第一,新鲜奇趣。脂评认为《石头记》中多“新鲜字眼”、“新鲜趣语”^①。

第二,含蓄隽永。所谓“一字一千斤重”,“是平常言语,却是无限文章,无限情理”,“如人饮醇酒,不期然而已醉矣”,“细读细嚼,方有无限神情滋味”^②。

第三,准确精练。脂评赞叹“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认为作者“文于下笔必推敲的准稳,方才用字”^③。

第四,形象生动。脂评一再叹服《石头记》中描摹世态人情“如画”,“如见如闻,活现于纸上”,“追魂摄魄”^④。

第五,繁简得当。脂评认为作者不但“惜墨如金”,下笔“简净之至”,而且“有繁处愈繁,省中愈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虚;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⑤。

类似赞赏,也见于脂评以后的批点。如戚蓼生认为《石头记》“敷华揆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叙》谈到《红楼梦》“描绘人情,雕刻物态,真能抉肺腑而肖化工,以为文章之奇,莫奇于此矣”;杨懋建《京尘杂录》四《梦华琐簿》则以为:“《红楼梦》《石头记》出,尽脱窠臼,别开蹊径,以小李将军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之笔,描写闺房小儿女喁喁私语,绘影绘形,如见其人,如闻其语”^⑥……都对《红楼梦》的语言风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及至1915年左右,沈慕韩发表《红楼百咏》,

① 甲戌本第四回、庚辰本第五十三回脂批。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9、484页。

② 甲戌本第五回、庚辰本第四十三回、戚序本第四回、己卯本第五十七回脂批。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467、150、488页。

③ 庚辰本第十四回、甲戌本第三回脂批。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6、132页。

④ 蒙府本、甲戌本第三回脂批。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117、124页。

⑤ 甲戌本第七回、庚辰本第十六回、甲戌本第四回脂批。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0、266、144页。

⑥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61、708、827页。

也不禁吟诵：“活虎生龙笔一枝，僵蚕垂死只余丝。墨花常自翻灵舌，絮语都臻绝妙辞。”^①

然而，以上种种毕竟都只限于泛泛的“评”；至李辰冬，相关探讨才开始转向更为深入的“析”。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李辰冬不但指出《红楼梦》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自然”：“没有一点润饰，没一点纤巧，并且也不用比拟，也不加辞藻，老老实实，朴朴素素，用最直接的文字，表现事物最主要的性质”，而且通过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语言风格的比较，试图对胡适和俞平伯只由“版本、回目、故事以及章法等着手”判断两者是否为同一人所著的研究方法作增补。他认为，后四十回的语言“一点也不流畅，一点也不生动。……自从八十回后我们处处觉得言辞的生涩，语句的人造，完全失去了自然性。……前八十回能令人百读不厌，且每多读一次，多得一次的发现；而读后四十回的目的，仅在于知道故事的结局。知道了结局，没有再读的勇气”^②。由此，他判定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确实为不同作者所著。相关论述和分析虽然稍嫌简单，但在研究思路却是更贴近于文本自身的，也为后来的学者指明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李辰冬以后，评析《红楼梦》语言风格的文章时有所见。它们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1）从多个角度全面探讨，如陈俊山、杨志杰《试论〈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特点》（《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2）评析《红楼梦》语言的某个特点，或某一部分的特点，如潘晓东《〈红楼梦〉语言的立体感》（《修辞学论文集》第1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永良《〈红楼梦〉回目语言探美》（《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3辑）。（3）进行各个层面的比较，如晁继周《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张惠英《〈红楼梦〉和〈金瓶梅〉的语言比较》（《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1辑）。至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一部考察《红楼梦》语言风格的专著，即周中明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漓江出版社，1982年）。该书从风格入手，全面探讨了《红楼梦》语言的整体美、哲理美、寓意美、生动性、

① 转引自邓方：《沈慕韩和他的〈红楼百咏〉》，《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1辑。

②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南京：正中书局，1946年，第102、6、11—12页。

性格化、准确性、绘画美和境界美等特点和成就。类似的评析,其“长处是研究者易于下手,说起来也干净利落,听的人也可以‘若有所悟’;短处是这种分析法是‘内省的’,是‘不可计量的’”,因此,也“容易空泛,容易抽象”^①。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如刘钧杰《〈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言语差异考察》(《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试图借助对言语特征(主要是用字)的统计,探讨前部与后部的作者问题,同时证明言语风格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作家的言语风格是可以“数量化”的。该文凭借翔实的统计和精密的论述,呈现严谨、科学的文风,可视为《红楼梦》语言风格研究中独辟蹊径的一个典范。

二、人物语言研究

通过人物语言来塑造形象和个性,是我国传统小说的特点,《红楼梦》这方面的成就向来备受人们推崇。脂评中,我们随处可见“口声如闻”、“是××口角”、“的是××口气”之类的评点。第三回凤姐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脂评不禁赞叹:“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后文焉得不活跳纸上?此等文字非仙助即神助,从何而得此机括耶?”又如第八回晴雯首次正式亮相,脂评也赞道:“写晴雯是晴雯走下来,断断不是袭人、平儿、莺儿等语气。”^②这些都表明脂评对《红楼梦》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此后,李辰冬也曾谈道:“(书中)人物从上到下,没有不是能言善语。宝钗言辞的和平老成,黛玉言辞的尖刻妒忌,熙凤言辞的流畅毒辣,刘老老言辞的粗趣,迎春言辞的柔弱,探春言辞的刚强,都是不问其名,只闻其声,就可断定为谁。”“《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与《儿女英雄传》三书,也是极力想合于言语的口吻,

① 邢公畹:《〈红楼梦〉语言风格分析上的几个先决条件》,见卢兴基、高鸣鸾:《〈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年,第4页。

② 甲戌本脂批。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205页。

但与《红楼梦》的比较,显《金瓶梅》的拙笨,《醒世姻缘传》的俗气,《儿女英雄传》的贫气。”他还进一步指出:《红楼梦》人物语言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由于曹雪芹“确实的向自然语言下功夫,且因善于移情关系,能体会每个人物应有的言谈与语调”^①。可惜这些论述都是点到即止,没有作更深入的阐发。

此后的70年间,《红楼梦》人物语言依然是人们较为热衷的探讨对象。相关文章中,既有论述精到的优秀之作,也不乏单纯从鉴赏的角度评判其美感,或者从写作的角度考察其可学习性的简文,往往不过是前人论述的重申或延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偏离传统层面,从新的角度切入来论证《红楼梦》的人物语言,如孙爱玲的《〈红楼梦〉对话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是从语境学、语用学、意图学、对话作用分析入手,解析了《红楼梦》对话的种种现象;杜永道的《说话的诀窍》(语文出版社,1998年),则是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了《红楼梦》中100例人物对话的言语交际和策略。此外,还有韩国学者李治翰的《〈红楼梦〉之文学语言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是力图以体系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形式及功能。但是,总的来看,这几部著作的尝试似乎都还停留于较浅层面,理论与具体论述的结合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以孙著为例,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以《红楼梦》为语料来源去印证理论,而不是运用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语言。相关论著中,较为出色的当数孙剑霖的《论王熙凤言语交际中的主体表现及其语用模式特征》(《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1辑)一文。该文以言语主体为视点,从言语个性化角度对王熙凤言语交际行为中的主体表现特征及其语用模式特征作了详尽的探讨。作者通过富于新意的分析,指出王熙凤在言谈中,总是把“我”放在话语的突出地位,言必称“我”,以“我”为话语的视点、中心和归宿,借助主体话题化、焦点化和习套化,显露出强烈的主体自显性功能特征。与其他探讨《红楼梦》人物语言的文章相比,该文的理论运

^①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南京:正中书局,1946年,第10、107、103页。

用深入浅出、恰如其分,与例证的结合也非常紧密,相应地,最后的结论也更令人信服。

三、语言体式分析

对《红楼梦》语言体式的分析,首先涉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对待传统的文言和白话的态度问题。第一回甄士隐《好了歌注》下,有脂评谈及这一点:“此等歌谣,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通俗,故只此便妙极。其说得痛切处,又非一味俗语可到。”^①认为作者运用“雅”的文言和“俗”的白话的分寸拿捏得刚好,方才取得了既通俗易懂又痛切酣畅的艺术效果。而后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红楼梦》中的白话所取得的成就。李辰冬以为,至《红楼梦》,用白话这种“自然的语言”写作的中国文字的新路才算告成,因此,《红楼梦》标志着语体文小说创作的成熟,“是中国将来文字的模范”^②。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极具前瞻性的,此后不仅在文学界获得普遍认同,在语言学界也为许多学者认可。胡明扬在《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一文中,就提出近代汉语的“下限应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时代以前”^③,认为《红楼梦》标志着现代汉语的发端。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等也持类似观点。

对《红楼梦》语言体式的分析,还涉及地区性方言问题。脂评曾提及:“此书中千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器物饮食诸类,皆东西南北互相兼用。”^④认为《红楼梦》中兼有多种方言。但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却忽视了这一点,以为《红楼梦》是用纯粹地道的北京话写成。第一个明确作此表述的人似乎是清人张新之。他在《红楼梦读法》中指出:“书中多用俗谚巧话,皆道

① 甲戌本第一回脂批。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②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南京:正中书局,1946年,第101、107页。

③ 胡竹安、杨耐思、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页。

④ 戚序本第三十九回脂批。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4页。

地北语京语,不杂他处方言。”其后黄人在《小说小话》中同样认为《石头记》“尽用京语”^①。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也谈道:“《红楼梦》用的是当时的纯粹京语,其口吻之流利,叙述描写之活现,真是无以复加。”^②直至1979年,戴不凡在《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上指出《红楼梦》中不仅有不少南京话、扬州话,更有许多吴语词汇和吴语谐音字,并由此推断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红楼梦》中的地区性方言问题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此后,蒋文野、卢兴基、王世华等学者相继发表文章,对《红楼梦》中的吴方言、下江官话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通过对相关的词汇现象和语音、语法现象的细致分析,重新明确了《红楼梦》兼用多地方言的问题。

在分析《红楼梦》语言体式的论文中,探讨地区性方言问题的占绝大多数。学者们的观点也基本达成一致:《红楼梦》语言“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高度成熟的文学语言,此外它至少还吸收了其他三种语言成分:即(1)北京地区的口头俗语土语;(2)江南地区的南京话、吴语方言;(3)传统的文言词语”^③。相关文章,往往是对这一观点的延伸或补充。

四、修辞考察

《红楼梦》中的修辞手法同样是构成其语言艺术的重要方面。脂评通过点明“青埂峰”、“英莲”等地名、人名所蕴含的实际意义,较早揭示出《红楼梦》多运用谐音修辞的特征;并指出王熙凤判词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用的是“拆字法”等。其后,清人周春在《红楼梦约评》中也论及:“盖此书每于姓氏上着意,作者又长于隐语度词,各处变换,极其巧妙,不可不

①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3、849页。

②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9页。

③ 卢兴基:《〈红楼梦〉南方话考辨》,见卢兴基、高鸣鸾编:《〈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年,第258—259页。

知。”^①认为懂得《红楼梦》中的谐音和隐语廋词修辞是读通该书的必要条件。

20 世纪 30 年代,《红楼梦》的修辞艺术进一步受到学者的重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里,已经援引了《红楼梦》中的 15 个例子。时至今日,相关论述已有一部专著:林兴仁的《〈红楼梦〉的修辞艺术》(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 年),以及栾妮《〈红楼梦〉修辞造词和曹雪芹的唯美追求》(《红楼梦学刊》2014 年第 4 辑)等 50 余篇论文。这些著作,立足于语音、词汇或句式,从双关、比喻、夸张、省笔、委婉、重复、谐音、仿词、对偶等各个角度,多方探讨了《红楼梦》的修辞手法,加深了人们对《红楼梦》语言的认识。但是,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因为林著是以普及修辞知识为目的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难免失于简单;而其他的论文多只满足于书中某一种修辞手法的探讨。因此,有必要期待体系性更强、能更全面地反映《红楼梦》修辞艺术的著作出现。

五、语词解析

对《红楼梦》语词的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是对某一类语词的探讨,包括对《红楼梦》中的量词、重叠动词、儿化词、时间词、象声词等的研究,但主要是指对《红楼梦》中大量出现的民间俗语、谚语、歇后语的运用的考察。民间的谚语俗语,短小简练,却含义深刻,表现力极为丰富。《红楼梦》这方面的成就突出,向来也为人们所称道。如第二回中作者巧妙地用一句俗语概括了甄家丫鬟娇杏的命运:“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脂批不由得赞叹:“从来只见集古集唐等句,未见集俗语者。此又更奇之至!”庚辰本第五十回“鸦没雀静”下,又有脂批云:“这四个字俗语中常闻,但不能落纸笔耳,便欲写时究竟不知系何四

^①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71 页。